

書叢化文法中

劇史園朴

集 甲

著 園 朴 李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入三九一

書 叢 化 文 法 中

劇 史 園 朴

集 甲

著 園 朴 李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目次

豫讓	(三幕劇)	一
楊貴妃	(獨幕劇)	四九
畫網巾	(三幕劇)	八一
鄭成功	(五幕劇)	一二三

時間：按史記六國表，當在周定王十六年，即西歷紀元前六百一十年左右。
 地點：戰國之晉陽，在今山西太原縣北。

人物：

豫讓

趙襄子男卹

韓康子虎

魏桓子駒

趙襄子侍從甲

趙襄子侍從乙

豫讓友甲

豫讓友乙

洒保

趙兵四五人

第一幕

佈景：趙襄子宮中之密室。陳設極富麗堂皇。左一門通內室，右一門通外院。開幕時，趙襄子、韓康子、魏桓子正在室中央飲酒。左門內奏樂，右門外立二趙兵，侍從甲乙在侍酒。

第一場：趙襄子、韓康子、魏桓子、二侍臣、二趙兵。

（樂停，趙襄子執酒起立。）

趙襄子：諸位好友！當年毋卹先人造父，跟着周繆王見過西王母，也同西王母在瑤池上喝過酒。今天，這個密室雖然小得可憐，既然是滅了智伯的慶祝酒，又有同過患難的朋友在一起，我就覺得像在西王母底瑤池一樣。現在，拿我這點高興的心，來推測諸位底心境，一定也同我有同樣的快樂。來，我們再乾一杯怎樣？

韓康子（執酒起立）：說得好，這是西王母底瓊漿玉液，乾呀！（飲盡）

魏桓子（執酒起立）：趙襄子、韓康子，我不當這是西王母底瓊漿玉液，我可要當它是智伯底血了！（一飲而盡）

趙襄子：說得好，魏桓子，我陪你吃乾這杯智伯底血！（乾）

(音樂大作，三人大笑。)

(樂停，魏桓子執酒起立。)

魏桓子：諸位！大家既是這末高興，我禁不住要再敬一杯酒！虎底先人雖沒有見過西王母，却是周文王底兒子；後來，虎底先人畢萬，也同襄子底先人共同滅過耿霍；現在，虎又同兩位滅了晉國底權奸智伯——先人是怎末想法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們滅了智伯的快樂。來，再乾智伯一杯血罷！

(三人同飲，飲完大笑，音樂大作。)

(樂停，韓康子執酒起立。)

韓康子：諸位！諸位說起先人來，我也想起先人來了。魏桓子底先人姓舉，是文王底兒子，駒底先人姓姬，也是周朝底同姓；魏桓子底先人畢萬，同襄子底先人同滅過耿霍，駒底先人韓厥，也從屠岸賈手下救過襄子底先人趙盾——所以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現在是，一家人又共了患難了，又聚在一起了，我們爲什末不賀呢？我先乾了。(乾酒)

(三人同飲，飲後大笑，各有醉意；音樂大作。)

(樂停。)

趙襄子：(向侍從)來呀！

侍從甲在。

趙襄子：去把我底新酒杯帶出來

侍從甲：是今天漆好的那一隻嗎？

趙襄子：是的。快！

第二場：前人，只少侍從甲一個。

魏桓子：怎末你要拿這父爵給我們吃酒嗎？

韓康子：（醉意的笑）哈哈哈哈哈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；說到了先人，連先人底傳家寶都拿出來啦！哈哈哈哈哈，

好主意，真的好主意呀！

魏桓子：康子，你醉啦！

韓康子：不醉，不醉。我倒想醉一醉，爲什末不醉呢？我們是「同過患難的朋友在一起，」我們都是「一

家人，」現在，襄子又拿出傳家寶來給我們喝酒；爲什末不醉呢？哈哈哈哈哈，爲什麼不醉呢？

魏桓子：「哈哈哈哈哈，你瞧，不醉你會那樣笑嗎？」哈哈哈哈哈！

韓康子：（正經地）笑？爲什末不笑呢？你想，智伯智伯，他有那樣的智慧，他預先怕我們分了晉國，給天

下後世呪罵，他先擠了那個好名兒，却把晉國底國土送給我們，教我們名利雙收，他這個智慧，還不够好笑嗎？哈哈哈哈哈！

魏桓子：當然，智伯應該改名笨伯，他真是笨得可憐！但是，你這樣笑他，也不覺得太殘忍嗎？

趙襄子：殘忍？

韓康子：殘忍？哈哈哈哈哈！

趙襄子：這個年頭兒，誰有力量？誰就是聖人，你還想同他們講什末仁義道德嗎？范氏中行氏把晉國底國土，用強力奪過來，范氏中行氏殘忍不殘忍呢？智伯用強力滅了中行氏，又把中行氏底土地人民，用強力奪過來，智伯殘忍不殘忍呢？現在智伯不如我們力強，我們又用強力把智伯底土地人民奪過來，就唯獨我們算殘忍了？不，我們不殘忍，我們不殘忍，我們不過是替天行道，天要亡智伯，我們就亡了他。而且，唯其我們是替天行道，我們就應該知道，我們是替上天立了汗馬功勞；人世間替皇帝立了功勞的人有賞，我們替上天立了功勞，上天也該賞我們；賞我們，我們就快樂，快樂了，就笑，哪兒說得上殘忍不殘忍呢？

魏桓子：（有怒意）對！對！要我在你底地位，想起智伯那樣的人，竟敢勸趙簡子不要立你做太子，我也要恨的！

韓康子：哈哈哈哈哈！

趙襄子：什麼話！

魏桓子：（冷冷地）這是你心裏的話！

韓康子：哈哈哈哈哈！

趙襄子：（激怒）魏桓子！你以為我滅智伯是為報私仇嗎？

魏桓子：（仍前）不，你是為晉國盡忠，所以你滅了智伯也分了他底土地人民！

韓康子：哈哈哈哈哈！

趙襄子：那末，你預備把土地人民還給晉國嗎？（按劍而起）如果我不是這兒的主人——

魏桓子：（按劍而起）你就要同我決鬪嗎？

韓康子：（拔劍擊案）朋友們！怒目視趙魏！智伯要在地下笑我們了！

（趙魏忍氣坐下。）

第三場：前人侍從甲上。

韓康子：（望侍從甲所執酒器）那是什麼？是造父爵嗎？

侍從甲：這是智伯大人底頭蓋骨，漆好了，預備做酒杯用的！

韓康子：哈哈，有味兒！拿過來！（從侍從甲手裏接過飲器）不錯，這倒是個好主意！（用手敲着它）智伯！當年你在這裏頭裝了一腦殼智慧，你就做了晉國獨一無二的人；現在你在這裏頭裝了一腦殼愚笨，你就做了韓趙魏三卿的俘虜，不過，你到底是有益的傢伙，到了死，你還比得上趙家底傳家寶！哈哈哈哈哈！

趙襄子：（不語）……

魏桓子：（不語）……

韓康子：（視趙魏）怎末，你們兩位還生氣嗎？（向趙）襄子，無論桓子說了什末話，你說得對，你是這兒的主人，你不能同客人鬧别扭！（向魏）你，桓子，你先說過，你不當這酒是西王母底瓊漿玉液，你當它是智伯底血，那末，血是裝在智伯底身裏的，這是智伯底頭蓋骨，而且，你別怕殘忍，這上頭蓋好了一層漆。來，要喝瓊漿玉液的人，要喝智伯底血的人，還有我這殘忍的醉鬼，大家一人一腦殼，誰也不許扭扭娜娜！

（音樂奏起來，侍從斟着酒。）

韓康子：（先敬魏）桓子，你先來！（強魏飲下）好酒啊！（次敬趙）襄子，你也來！（待趙飲下）好酒啊！（自飲）那末，還有我自己！（飲下酒，看着酒器）好朋友，勞駕你了！

趙襄子：哈哈哈哈哈！

魏桓子：康子，你瘋了？哈哈哈哈哈！

（樂停，韓康子站起來。）

韓康子：諸位好友，我本來是有了醉意的，給你們一吵，倒把我弄醒了。清醒起來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：諸位想想，我們爲什末滅起智伯來了呢？不是看他太拿權太得勢嗎？雖然襄子說，這年頭兒誰力強誰就是主人，可是，太力強了不是也會招怨嗎？

魏桓子：這倒是的。

趙襄子：中行氏，智伯，都是我們底好榜樣！

韓康子：現在，中行氏亡了，智伯也亡了，誰是晉國太力強的人物呢？不是我們三個嗎？中行氏太力強有智伯去滅他，智伯太力強有我們去滅他，我們太力強就不會有人轉我們的念頭兒嗎？

趙襄子：（深然其言）有道理！

魏桓子：（深然其言）那是當然的！

韓康子：力量像是泉刀，聚起來會多，分開來就會少；智伯底強力不小於我們中間的哪一個，要是哪一個單獨去對付他，哪一個一定不保；它可比我們三個合起來的力量要小，所以我們到底滅了他，現在用他底腦殼來喝酒，諸位要猛醒，現在我們所處的是危險的地位，說不定什末時候就會有人來收拾我們，我們三個合起來，就能從容對付，我們一分家，說不定馬上就是三個智伯，馬上把這（拍自己腦殼）三個腦殼給

人家去喝酒！

魏桓子：（興奮地站起來）康子，你這話確實有道理！我還聽說，像專諸那樣的人，中行氏同智伯手下都是有的呢！

趙襄子：（立起略有怖色）這話是真的嗎？

韓康子：你說的是豫讓嗎？

魏桓子：好像是這個名字！

趙襄子：（略放心）那就不要緊，這個人先是中行氏底客，智伯滅了中行氏，他纔做了智伯底客。你們想，他既不能爲中行氏盡忠，何以見得就能爲智伯盡忠呢？

韓康子：雖是那末說，我們三個還是團結起來好。我們不怕曹沫專諸那樣人，中行氏底智伯那樣人總不能大意的！

魏桓子：（誠懇地）那是自然！

趙襄子：（誠懇地）只要桓子不介意剛才的話！

魏桓子：（同前）對於那些話，我要請襄子原諒！

韓康子：哈哈，這就什末都不成問題了，我們還是坐下來喝酒罷！

趙襄子：我想告個便兒！

韓、魏：請便，請便！

第四場：前人，少去趙襄子及侍從乙。

魏桓子：你也知道豫讓底事嗎？

韓康子：怎末不知道呢？聽說智伯一死，他就逃到山裏去了。臨走，對人說：「女人爲了她底情人纔打扮，文人爲了他底知己纔肯死；智伯可算是我底知己，我非爲他報仇不可！」說了那樣的話，就跑到山裏去了，以後，誰也不知道他在什末地方。

魏桓子：你以爲豫讓眼裏的仇人是誰？

韓康子：不是你也不是我！

魏桓子：唉，我也知道是這樣的，因爲，很明顯的，他邀我們一同滅了智伯，實在是爲了智伯勸簡子的那點私仇，那裏是爲什末晉國呢？所以，這就很不容易教人心服了！

韓康子：桓子，你說這樣的話，我又禁不住要笑啦！

魏桓子：你笑什末？

韓康子：你瞧，你自己滅不了智伯，我自己滅不了智伯，現在，智伯也滅了，三分之一的晉國也到了你底手，你還要問別人底動機做什末？別人動機好不好，別人能不能教人心服，關你什末事？況且，襄子底話也的確有一部份道理，這個年頭兒，只要我們底強力在，別人心裏服不服，又有什末關係呢？

（趙襄子原是從右門出去的，這時右門外有一陣嘈雜的聲音。右門外的兩趙兵到外院去了，侍從甲倉皇地在右門口張望，韓魏也倉皇地向右門走。）

第五場：魏桓子，韓康子，侍從甲，其後，趙襄子及侍從乙。

韓康子：什末事，發生了什末事？

魏桓子：襄子跑回來，兩個兵都到廁所去啦！

趙襄子底聲音：（在場外）搜搜那廁所，有什末人都給我抓過來！聽到沒有？有什末人都給我抓過來！

（上場。）

魏桓子：怎末回事？

韓康子：看你驚嚇得那個樣子！

趙襄子：刺客！

魏桓子：刺客？

韓康子：傷着了沒有？

趙襄子：（向侍從乙）教奏樂的人退下！

侍從乙：是。（向左門）退下罷！

後台應聲：啊！

韓康子：襄子，你沒傷嗎？

趙襄子：（輕笑）謝謝你！我連看也沒有看到，怎末會傷着呢？

魏桓子：看也沒看見？那，你怎末說有刺客呢？

趙襄子：剛纔，兩位在這兒講刺客，不知怎末回事，我心裏就有點兒不舒服；恰巧想解手，我就到廁所去了；奇怪得很，剛剛走到廁所門口，心裏一動，接着打了一個寒噤——我從前遇過這樣的事，所以我知道一定還有刺客！你瞧，刺客捉到啦！

第六場：前人，豫讓，兩趙兵。

趙襄子：（向兵）搜過了沒有？就這一個嗎？

趙兵一（送一把短刀上來）搜過了，這是那短刀！

趙兵二：是，就這一個，他是趙宮人！

趙襄子（向韓魏）兩位請坐！（向豫讓）你是什末地方人？

豫讓：晉國人。

趙襄子：你多大歲數？

豫讓：够得上殺一個奸臣的歲數！

趙襄子：你底名字是趙宮人嗎？

豫讓：以前自豫讓，現在是豫讓，剛不多一回兒是趙宮人！

趙襄子：豫讓？

韓康子：豫讓？

魏桓子：偏是豫讓？

豫讓：不錯，我是晉國人的豫讓，我是智伯底知己的豫讓，因此也是智伯底忠臣的豫讓！看你們那種奇怪的樣子，我也覺得奇怪起來啦！你們覺得可惜嗎？我感謝你們。晉國人的我，智伯上賓的我，智伯忠臣的我，改名變姓，來做什末「趙宮人」！我實在可惜！你們覺得可憐嗎？我反而可憐你們！我豫讓不過是一介匹夫，

沒有你們底門閥，沒有你們底兵力，沒有你們底權位，我尚且知道要爲晉國除一個奸臣，我尚且知道爲智伯報仇；你們呢？你們枉有了門閥，枉有了權位，枉有了兵力，却只能割據國家底土地，強姦國家底人民，爲了一點私仇就不惜把國家犧牲！你們算什麼呢？你們只是些全沒有人心的野獸，還不如一隻忠心的狗！

韓康子：（拔出劍來，走向豫讓。）閉了你那張臭嘴！

趙襄子：（攔住韓）康子，不要忙，讓我來問他！（向豫讓）那末，你是預備用這把刀刺我的嗎？

豫讓：（仰天長嘆）唉，冤枉！

趙襄子：（有喜色）冤枉？你不是來刺我的嗎？

豫讓：我像讓手裏的刀，本可以用來禦外侮殺強敵捍衛晉國的，現在，我不能用它來宰一條狗都不

如的東西，我爲什麼不冤枉呢！

侍從甲：兵士們，你們還不去宰了他？

趙襄子：（向侍從甲）這是你底命令嗎？

魏桓子：襄子，你難道還要寬容他？

韓康子：那是不可以的！你不要忘記我們諸侯底威嚴！

魏桓子：對！殺死他，殺死他！